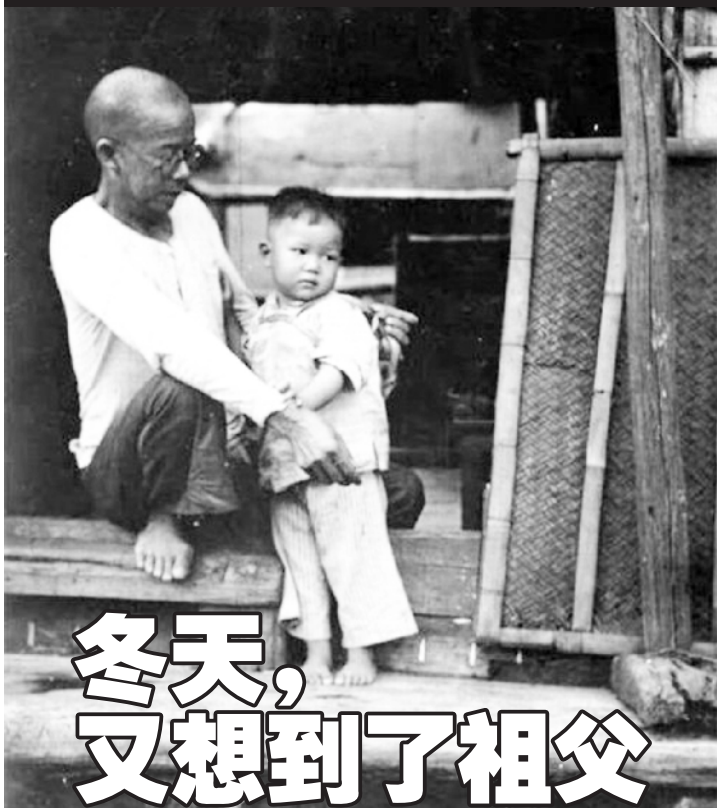


家庭相册



冬天，又想到了祖父

□王建波 文/图

又是冬天了，天冷还时常下雪。旧院老屋的境况益发显得荒芜苍凉了，整日的没个人影，偶尔能听见树梢上鸟的空空的啁啾声，遇上天稍好一点，顶多碰见一两只母鸡一前一后忽左忽右啄地觅食的踪影。祖父祖母活着的时候，院落屋内随时都有热闹声，二老走了后，这里变得死寂了，再也无人问津了。看着这前后的变化，我心里很是难受，思绪也慢慢地回到了很多年前。

那时祖父身体还硬朗，思绪也清晰，闲时喜欢外出溜达，看看这家养的羊，摸摸那家拴着的驴，心里头高兴着呢。年轻时和牲口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到老了还是喜欢得很。祖父每天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卷上自制的旱烟蹲在热炕头上，一口一口地抽着，浓浓的烟雾缭绕在屋内，祖父祖母身居其中，宛若腾云驾雾生活在了仙境之中。

我总是在天刚放亮时，就穿上衣服屁颠屁颠地朝着祖父家跑去。为此，母亲好几次说我，你爷爷家抹着蜜吗，每天没等人家倒出尿盆就往那儿跑。我不理睬母亲的话，每天按时起床去，从不缺席。我家和祖父家一前一后，中间隔着个土墙，顶多五十米的路，拐个弯就到。每次去了祖父家时，祖父还没起来，听到我“啪啪啪”地跑来，气喘吁吁地喊着：爷爷！爷爷！祖父就赶紧下地拨开了门帘放我进来。一次我感冒了，次日睡得很晚才起来。日里祖父去我家问我：今早咋没来？母亲那时正在洗锅，回头说：感冒了，不然早去了。我们爷孙俩就在这一前一后形成了不可分离的习性，倘若一方分

开，另一方就会生痛。

我喜欢穿着衣服在祖父祖母的被褥上打滚、翻跟头，喜欢钻到祖父的被窝里拔他腋下的毛，祖父总是疼得嗷嗷直叫，我则“咯咯咯”地笑着合不拢嘴。这时祖父就会把我一把揽入他的怀中，亲我的脸蛋，但我总是双手把他推开，他祖硬的胡髭实在是让我很不喜欢。

祖父小时家贫，没念过书，只在有钱人家做长工时旁听过人家的私塾。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其他的不会。可他肚里知道许多东西，什么阴阳八卦，什么生辰八字，什么古今故事……我最感兴趣的是古今故事，我喜欢趴在他的大腿上，听着他用苍老的声音给我讲薛丁山、杨六郎、呼延庆的故事。祖父知道我喜欢听他讲故事，因此每次起床后总会先点上支烟吸一口，然后给我讲那些遥远的故事。一场场刀光剑影，满腔的正义，几世的忠魂，搅动了年幼的我心中的热血，梦想着他日也定当披铠甲，挂长枪，驰骋在沙场上为国效劳。

如今，祖父已走了十七年了，他过去住的房屋没有人住了，墙皮一块一块塌落了下来，门窗也裂开了缝。冬季里屋内冷风肆意，进入让人瑟瑟发抖。祖父活着时说，没人住的屋塌得快。我看着破败的老屋，想，这或许是因为老屋对主人的思念吧。老屋不能言语，所以只能用坍塌来表达日夜的思念，每一片塌落的墙皮，大概就是一个思念的声音。

我又何尝不是呢，多次独自来到这寂静的院落，久久地伫立着。

汪曾祺酒事

□张达明

汪曾祺喜欢喝酒，无论白酒、米酒、啤酒、洋酒都能喝，只要抿上一口，就能鉴别出酒的产地和质量。但家里的好酒他常舍不得喝，一般也就喝北京的二锅头。他之所以对酒如此钟情，都缘于父亲：“我十几岁时，就和父亲对坐饮酒，父亲一杯，我一杯，几乎每次都是他先给我斟满，别人见了，深以为怪，父亲却笑言，‘多年父子成兄弟’。”

还在昆明联大上学时，一次汪曾祺喝得烂醉昏坐在路边，沈从文那晚演讲回来，看见前边有个人影，以为是沦陷区逃来的难民，生了病不能动弹，走近一看，竟是自己的学生汪曾祺。沈从文连忙叫来两个学生，搀扶着他的得意高足回到住处，给他灌了好多酽茶后，才清醒过来。

半个世纪后的1987年，汪曾祺又在爱荷华上演了类似的情节：他去作家聂华苓家做客，知道聂的酒放在哪儿，刚进门，就从酒柜拿出威士忌喝将起来。聂华苓还回忆说：“在一个晚上，汪曾祺喝得酩酊大醉，几个作家抬着他回五月花公寓。第二天，醒来发现房门大开，钱丢了，房门钥匙也不见了。他醉酒

后憨态可掬的模样，实在让人难以想到，那些清丽的散文小品的作者，居然是如此一位李白一般嗜酒豪放之人。”对此，汪曾祺的老伴也深有同感：“他常一边写字看书，一边拿着酒瓶喝一口，喝到微醉状态写字作画最为传神，佳作常出于此时。”

有一次，汪曾祺打电话邀请著名作家邓友梅到家里喝酒，并拿着菜篮子出去买菜。邓友梅到他家静候多时不见他回来，哪知他竟把此事给忘了，跑到小酒馆自斟自饮起来，回到家后搪塞说，跑了好多地方，没有买到想买的菜，然后钻进卧室呼呼大睡，邓友梅哈哈大笑嗔怪道：“嗜酒如命！嗜酒如命啊！”

汪曾祺是京剧《沙家浜》的主要编者之一，剧本最后定稿后，他在家独自啜饮起来，喝到兴致处，不由哼起了《沙家浜·

智斗》中阿庆嫂的那段唱词：“来的都是客，全凭嘴一张。相逢开口笑，过后不思量。人一走，茶就凉……”这时，《沙家浜》剧本的打字员来找他，带着哭腔说，自己在打字过程中，将这场的稿子弄丢了。汪曾祺带着醉意，从该场戏的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，为打字员解了围。后来和朋友谈到这件事，汪曾祺笑道：“说我喝酒后还能一字不差地背下那场戏，其实很好记的。比如阿庆嫂的那段唱词，就是我故意搞了一组数字游戏，‘铜壶煮三江’，是受到苏东坡诗词的启发，‘人一走，茶就凉’是数字概念，它表示零。”

朋友后来写文感叹道：“没有诗词修养、旧学功夫，是写不出这段唱词的。汪老被称为‘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’，实至名归！”

人生如酒，酒如人生。酒见人性，百味其中。汪曾祺以“欢悦的活着”作为自己人生的哲学，他的作品就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文学表达。

书海掠影



图片故事

那些镌刻着北京印记的树

□梵雁平 文/图

北京的气候四季分明，极冷之时似东北寒意逼人，酷热之时连旅游的非洲兄弟都会中暑。因为有着一定的包容性，喜冷耐热、喜阳耐荫等各类诸多植物在北京也可以栽植生长。但是，北京毕竟属于北方，长势好的植物多为适应北京本土气候的乔木。这些树木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，在美丽了北京的同时也抒写了自己的历史。

先从北京的市树说起，北京的市树是国槐和侧柏。对于大多数老北京而言，对于槐树是有着深深情结的。国槐是中国槐的简称，因为自古以来京城人对槐树的喜爱，槐树作为行道树和庭荫树的习惯沿用至今。

我小的时候曾经住在白塔寺能仁胡同，记忆最深刻的是，能仁胡同往南走到头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冠很大。那里也只有这孤零零的一棵树，许是这棵槐树太大了，也容不得其它树再在这里生长。每逢四五月槐树开花，便是清香四溢。当风舞槐花之时，又似漫天飞雪，美了这世间。那

时，总有一些孩子会在槐树下玩耍打闹，也有老人在夏夜的傍晚，在槐树下坐个马扎乘凉。这些，是老槐树给予我最温暖的记忆。

另一种市树便是侧柏。侧柏是一种耐生长的树种，即便在中国西部北部的干冷气候中也能四季常青。从天坛公园南门昭亨门步入天坛，一路向北走到成贞门，就会看到一条笔直的砖石甬道。这条大道高耸于地面，越往北走越高，这就是著名的丹陛桥。丹陛桥位于天坛内坛的中轴线上，连接着祈年殿和皇穹宇、圜丘。这丹陛桥是皇帝祭天祈谷之桥，桥的两边便是浓密的松柏树林。走在这桥上远望，仿佛置身于波涛汹涌的绿海之上，如置身天庭的感觉。可见这松柏在古代皇家园林造景中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有着深厚的文化寓意。

京城赏玉兰比较好的去处莫过于长安街。每年三月玉兰花开，长安街北侧红墙之下便聚满了人。当春日明媚的阳光从南面播洒下来，高高的红墙上便晃动着美丽的花影。洁白色的缀满枝

头的玉兰，在略有凉意的微风中迎风摇曳，宛若天女散花，这散去的花香却让人慵懒和陶醉。

不止于长安街，在京城很多地方都有玉兰花开，比如颐和园乐寿堂以及大觉寺。最为有名的应是古刹潭柘寺，这里的紫玉兰树龄已经有两百余年。

春天，可以跟玉兰相媲美的，便是海棠。京城最有名的海棠树莫过于周恩来总理生前的住处——中南海西花厅前的海棠。这里的海棠树每年都是花丰叶茂、姿影绰约，虽娇柔却不妖艳。周总理爱花，尤其爱海棠花的旺盛生命力和非凡气势。1988年4月，西花厅海棠盛开之际，邓颖超睹花思人，写了题为《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》的散文，怀念逝去的周恩来。如今，每当看到海棠花，我们还是能够想起那位可敬可爱的总理——周恩来。

对于北京景致中最璀璨颜色的树木，莫过于银杏。深秋之时，蓝天之下，满树金黄，摇曳金黄了整个秋天，那是每一个北京人对于深秋温暖的记忆。国宾馆墙外成列的高大银杏树最为惹眼，每到此时，会有很多游人或摄影爱好者专程而来一睹风采，这里便被称为“国宾馆银杏大道”。深秋之时，满地亦是金黄落叶，层层叠叠。喜欢低头捡拾起一片叶子，拿着叶柄，顺着太阳的方向高举过头顶凝视。看着叶片上那些金黄的舒张的脉络，便回忆起儿时的纯真。

北京有很多树，北京也有很多的古树。千百年来，它们与这古都万百姓一同默默守护着这一方水土，静默安详。现在，这些树木已然成为北京鲜活历史的存在，镌刻着北京的印记，并且将继续抒写着自己和北京的未来。

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